

跟着马可·波罗踏上丝绸之路

□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文洁

走！看展去

为庆祝中意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,以及马可·波罗逝世700周年,中华世纪坛推出“世界文化季”年度重磅大展——传奇之旅:马可·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。展览聚焦东西方文明交流主题,共展出135件珍贵文物,追溯13-20世纪欧亚大陆的跨文化交流。展览将持续至11月24日。随后还将在成都、泉州等马可·波罗到过的中国其他城市展出。

为135件文物精确控温控湿

刚走到展厅门口,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策划总监蒋海梅就提醒记者说,“展厅里又暗又冷,拍照效果可能不好,如果怕冷,可以在服务台借条毯子。”说话间,她把提前准备的披肩披到了身上。

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展览?为何把展厅布置得又暗又冷?

蒋海梅介绍说:“展览共展出了来自15家中、意文博机构的135件珍品,分6部分讲述威尼斯的历史故事、宗教文化、商业贸易等。”为精心呵护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国宝级文物,策展人员严格遵循意大利方面提出的文物陈列标准及要求布置展览。展厅的温度和湿度精确在特定范围内,即温度18-22℃,湿度50%-60%。每件文物都单独设置展柜,甚至每一个展柜都精心配备了精密的温湿度控制仪,时刻监测和调整环境参数。此外,展厅内的灯光微弱昏暗,最大程度减轻了对文物的损伤。

一本诞生于狱中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

一进展厅,一本厚厚的法语书正在向观众“打招呼”。据蒋海梅介绍,这就是著名的《寰宇记》,也就是人们熟知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是马可·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在狱中口述其游记历程,由其当时的狱友记录而成,原书约诞生于1298年。

“本次展览展出的法语版《寰宇记》手抄本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,是一本饰有插图的羊皮纸手抄本,其受众是法国贵族,故装帧精美,插图讲究。这就是马可·波罗的父亲与叔叔当年乘船离开威



图为展览现场,观众在听讲解。

尼斯开始东方之行的情景。”蒋海梅指着第一幅《寰宇记》插图向记者介绍,书中有十余幅绘画插图都与元朝有关。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急需航海知识,除法语版本外,《寰宇记》还被翻译为意大利语版、拉丁语版。

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家之一,马可·波罗在1271年,即他17岁时从威尼斯出发,随父亲和叔叔一路向东,踏上了前往中国的传奇之旅——经伊利汗国、察合台汗国、哈刺和林,最终到达元大都,并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,在中国游历了17年后,由海上丝绸之路返回威尼斯。

马可·波罗一行前后跨越二十余年的东方之旅,经行陆、海丝绸之路,跨越诸多地域,他留下来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中国,点燃了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东方的向往之情。

在倒着的“世界”地图上标记卢沟桥

继续向前,记者看到一幅带方框的地图。“这是由卡马尔多利会修士弗拉·毛罗绘制于1460年的《世界地图》,几乎涵盖了当时全部的已知世界,被认为是‘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’,也被称为‘毛罗地图’。”蒋海梅介绍道,本次展出的是复制品,原作直径约2米,绘制在由木框支撑的羊皮纸上。

与我们现行的地图不同,这幅地图“上南下北,左东右西”,需逆

时针180°才能读懂。该地图呈现的是15世纪的欧洲人对“旧大陆”的理解,只有亚欧非三大洲。地图上共标注了约2800个地名,200篇用威尼斯方言写成的短文和数百座城市、大型建筑、山脉等标志性图像地,可清晰地看到地中海、意大利版图,以及契丹(CHATAIO),即当时的中国。“西方人认为当时的中国就是契丹,事实上契丹王朝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了,可见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有一定偏差。”蒋海梅解释道。

此外,在地图上还能找到卢沟桥。这些或许是源于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的描写:“这条河上有一座极美的石桥,或许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座桥可以和它媲美。”

在景德镇瓷器中找到西亚纹样

展览中来自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32件(套)元明时期瓷器,也是展览的亮点之一。这些珍贵的瓷器源自御窑厂、落马桥、湖田窑等历史遗址,是中华瓷器艺术的瑰宝,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。

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介绍,这些瓷器的时代跨度从13世纪末一直到15世纪初,工艺、原料、造型、纹样体现当时的社会风貌,也折射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。

展陈中的白瓷,特别是创烧于景德镇的青白瓷和卵白瓷,是马可·波罗来到中国时所能见到的重要瓷器品类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元代青花瓷,它用到了来自于西亚地区的釉下青料——苏麻离青。在造型和纹样上,体现了中原文化、北方草原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。

翁彦俊提到,展品中有一件明洪武时期的缠枝花卉纹大碗,被民窑模仿,成为外销瓷器,并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中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,尤其是威尼斯等城邦城市的油画中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同样,中国瓷器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。明初的不少器物,像双耳执壶,造型显然是模仿金属器造型而来。

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。正在湖南博物院展出的“彼美人兮: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”上,出土后首次开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“曲裾素纱单衣”成为亮点之一。

素纱单衣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、厚度最薄、重量最轻、制作工艺最精湛的丝织衣物,堪称国宝级稀世珍品,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。1972年,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,即辛追墓。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、软(dài)侯利苍的妻子,去世时年约50岁,其生活年代距今2200多年。

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有两件,一件为直裾式,另一件为曲裾式。曲裾式素纱单衣长160厘米,通袖长195厘米,以白绢装饰领、袖,整件用纱料约2.6平方米,重仅48克。两件素纱单衣均为交领、右衽,即衣领与衣襟直接相连,衣襟由左向右掩,垂直而下,领口呈“y”字形,是典型的汉服领型。相比而言,曲裾素纱单衣整体尺寸更大、更长、更宽,重量却更轻盈。

素纱单衣准确的名称是“素纱褙(dān)衣”。“褙衣”是一种没有衬里的单层衣服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:“褙,衣不重。”《释名》注释:“褙衣,言无里也。”“素纱”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蚕丝。也就是说,“素纱褙衣”是用未经染色的蚕丝织成纱,制成不加衬里的单层薄衣。不过现在,人们都已将“素纱褙衣”写为“素纱单衣”。

关于曲裾素纱单衣的用途,有人认为它是辛追夫人的一件内衣,或是一件婚服,也有可能仅仅是随葬之物。但多数学者认为,它用来穿在艳丽的锦袍外面,作为一层轻且透明的薄纱,给锦袍的华丽纹饰增添几分朦胧之美,突出衣饰的层次感,更衬托出锦袍的华美与尊贵。

曲裾素纱单衣的衣料为平纹方孔丝织物,薄如蝉翼、轻若云烟、透光飘逸,这主要得益于它的材质。当时,最顶级的纱取自西汉初期培育、饲养的“三眠蚕”,其体重仅一克多,比现代的四眠蚕、五眠蚕体型更小、分量更轻,蚕丝也更细,相当于头发丝的六分之一,且纤维更长、强力更大。使用这种蚕丝交织而成的纱料,经纬密度稀疏,成衣的透光率达到75%,具有纤细均匀、光泽柔和、轻巧透光的特征。若将它叠起五六层后再放在报纸上,报上的文字和图片犹能清晰可见。

素纱单衣的出土充分表明,至少在22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,我国就已经拥有并掌握了精湛、高超的养蚕、缫丝、织造、裁剪、缝纫、熨烫等成熟技术。其简洁的款式和装饰,所体现出的含蓄美,揭示了汉代贵族的礼制规范和审美意趣。时至今日,依然让人们为之震撼,惊叹不已。

(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)

素纱单衣·薄如蝉翼轻若云烟

□ 周惠斌



上图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青花瓷器。

右图为卡马尔多利会修士弗拉·毛罗《世界地图》复制品。

(本文图片由中华世纪坛提供)



图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。(湖南博物院供图)